堅瓠集

堅瓠廣集卷之二目錄

吏以風酬懲　悔失兩元

尋獸顯聖　神救賢紳

猫牛盡眉忌　飲酒有定數

酒乃天祿　曾陳伏善飲

人為物精　梟比

胡旗　奇禮冒竊

太子廟　斷田歸岳

人鳥同情　螢火

雞門
狗腳豬腸
銅雀臺尾
諸于繡镼
中帬廁牏
祭賽
秀才襴衫
秀才儒巾
三盃三白
題詩寬比
花蕊夫人
妓女慧日
妬婦祓
永嘉虎
指環篇

堅瓠廣集卷之二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天府陸海

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三國志諸葛亮云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陽志鄧州

舟車艤泊地稱陸海然則稱天府陸海者不獨關中也

吏員膴仕

真珠船載國朝由吏員膴仕者若靖安况鍾蘇州知府南昌熊向初泉州知府高安費信廉州知府吳縣平思忠陝西叅政江西楊時習交趾按察使肅寧劉敏刑部侍郎江陰劉本道戶部侍郎鳳陽單安仁

清苑李友直並工部尚書德慶李質刑部尚書吳縣滕德懋江陰徐晞並兵部尚書南昌萬祺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刀筆之流孰謂無人〇朝邑尉能光祿寺卿閩縣吳復工部尚書

木毬使者

涿水亭雜識載京師功德寺有木毬使者按宋張世南宦游紀聞載雪峯寺僧義存

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眞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眞覺役使呼僕延客毬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滚入池中得不壞又帝京景物略載功德寺止存破屋數間供一木毬施以丹堊相傳寺初興時板菴禪師能役是毬毬大如斗不脛而走逢人躍擊如首稽叩入侯門戚里募金無不立應人目爲木毬使者

鬚龍

異識資諸關雲長公美髭髯內一鬚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勁若白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先往語畢化爲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夜麥城與吳兵對天曉將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辭去者是鬚也未幾遂有

臨洱之變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效有司夢黑衣神自稱鬚龍能爲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焚香告許至午果雨雨霽淡雲中烏龍現身有司遂爲創祠掘土得一長鬚意即龍也因以塑於龍神額中題其廟曰鬚龍廟

銀化鶴

金陵瑣事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銀稱錠甚

數百斤忽三錠化三白鶴穿庫飛出莫知所在有一書生見一白鶴飛入地中與憑標記其地而去明早尋標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約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眾分不得以聞於官官以上聞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傭僱錢而已

錢臨江斷錫

萬曆中錢若賡守臨江多異政有鄉人持鵞入市寄店中他往還索鵞店主賴之云群鵝我鵞耳鄉人訟於郡公令人取店中鵝計四隻各以一紙給筆硯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已退食使人問鵝供狀否荅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矣因指一鵞曰此鄉人鵞蓋鄉人鵞食野草糞色青店鵝食穀粟糞色黃店主伏罪

王覺斯前因

順治辛卯春余既是先生實頴初入都門海寧陳宗伯之遴延請署中適是日爲王文安公鐸餞行文安儀表俊偉學問灝博座中如孫北海承澤陳百史名夏先生皆以前輩禮事之文安因自言吾五百年前身爲宋蔡忠惠公襄與歐陽文忠公最契頗以文章自礪止以生前得罪英宗死後

冥司罰為餓鬼道中五百年並無拘禁只是眼不見物一日徧地光明飲食飽滿則陽世高僧放水燈功德也入明朝二百餘年始降生河南王氏因饑餓日久故飲食滔滔樂不可言倘赴人宴會物品無不啖盡今雖老矣食量尚能兼數十人也凡門生出仕必囑其建餡口一筵以資冥福

頭飛鼻飲

古賦有鼻飲頭飛之國句又元詩人陳孚留使安南其紀事詩曰鼻飲如瓴甋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又嬴蟲集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鼻飲七修載汪海雲亦巢偶記載一講經僧能之頭飛則怪也星槎勝覽云古城國有之皆婦人也以無瞳神爲是必須報官瘞埋則其頭飛

夫食人糞不動其身至曉則飛歸與頸膠合如故若人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此亦天地間至怪之事而竟有之乃有少所見多所怪者亦可鄙矣

雞鳴度關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逃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開關丹遂歸今人但知孟嘗君事故錄之

通州異卵

說圃識餘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鶴等曳之上岸堅滑如石令石工剖之厚尺二黃白與雞卵同其狼藉者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某取其殼以盛水泥至殼口而不溢一殼在朱鶴家後鬻于山西趙商得銀半

鑑終不識爲何物

打花轎

康熙壬寅毘陵南門內諸生蔣某於二月上旬爲子娶婦忽有閭里惡少數人擊擁入堂欲看新人主人拒之卽掀翻花轎打散鐙火并碎器皿什物舉家驚駭惟有護視轎中新人而已明日呈於府羣少亟來輸服主人唯唯城中搢紳以羣兇驚繡幕

之紅綠閒洞房之花燭不進之風謝下可長公請府公痛懲之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泰邕日江南有勝雪白鹽淮浙食鹽是也大白少陵詩稱水晶鹽今環慶之間鹽池所産如骰子塊瑩然明徹蓋水晶鹽也藥中所用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産黄鹽黑鹽道書又

有紫鹽謂戎鹽也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高昌有赤鹽安息國出五色鹽

四后殺韓

漢韓信爲呂后所殺周韓通爲宋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而皆死於婦人之手然而侂胄宜殺也惟韓信之死最冤故未央宮中草至後尚有血色亦以表異也

舉人服闋

淞石間談長洲皇甫錄號近峯仕禮部儀制司正郎弘治壬戌會試將入簾有江西舉人王瑩者到部投牒皇甫問曰來遲之故王曰舉人以服闋之故來遲耳闋誤作癸皇甫笑曰爾字向不識何以會試爲哉王慚沮而出及揭曉而王竟登第除授黃門皇甫歷順慶太守王適差按其地相見

闇郎曰我固不識字之與人也於是摭拾其過而劾之皐甫竟致仕歸

吏以恩酬怨

昔有御史以事責罰一吏吏告免偶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御史怒曰是何言之不倫耶我之於爾態猶天壤何以相逢爲哉重加責決後御史得罪繫縲于鎮撫司獄一吏日具酒肴奉款禮貌甚恭問之則微笑

而已又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御史偶省前吏所言扣之即其人也於是慙謝悔恨遂成莫逆後御史超遷吏遂爲其屬官多所倚仗云

悔失兩元

鍾伯敬先生尊人在毘陵作教往省之陳伯玉先生組綬慕其名往謁請教伯敬待之禮儀簡略去後伯敬曰秀才宜閉戶讀

書鑽刺何爲及到吳門文啟美震亨有詩名伯敬往拜之啟美開宴邀酌文肅公在座奉陪時文起以老廉九次會試矣席間亦以文請教云尚可僥倖否伯敬唯唯勉對退謂人曰如此老舉人尚何所望選一官以終其身可也既而伯玉辛酉冠南都文起壬戌魁天下伯敬始悔至江南輕慢兩元慚悔不安人之不可傲慢如此

韋馱顯聖

德藏寺僧眞諦人戇騃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椎汲楊璉眞伽來寓寺中聲言發天女等墓意在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美色夭死用水銀殮下令及二墓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眞諦怒忽起與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衆雖數百披靡不能拒眞諦於衆中超躍踰尋丈若隼搣虎

騰飛撻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稷鋤春揷皆為毀壞楊大懼謂是韋䭾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杙率衆而去亦不敢問諸僧後二年有諦行脚栽帽不知所在

神救賢紳

太倉張受先先生采平日最怒佛成進士令臨川有聲其治行為先帝所知以復社不復起用太倉之俗豪奴皆為衙役表裏

横行每州守至受先宰諸鄉紳輙告以嚴
束衙役爲若輩所積恨罔革時諸人擒入
教塲毒毆而斃人散去一僧負之入菴外
于羣獃之前多方救之得甦藏之菴中久
得遁去平日怒佛而救其命者乃一僧豈
非先生之正直有以感之歟先是婁東有
降箕者忽書云後日賢紳被難須着城隍
救護是日受先被毆時見有朱衣者以一

網覆身幾而得以復蘇亦異事也

猫牛畫眉忌

北人云猫不過揚子江言猫過金山則不復捕鼠厭者至金山剪一紙猫拔水則不忌南人云牛不可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死厭者亦牽之涉水而渡則不忌又畫眉不可從平望畫眉橋下過過則不復鳴厭者必提籠從橋上過則不忌

飲酒有定數

酒有別腸非可演習而能傳記載甚大載間酒郎醉一人取針挑鼻間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出之能飲試之果飲至二斗七修載南陽胡長子素不能飲夢神授以酒藥一丸吞之遂日飲數百盃不醉又學圃識餘載浙有儒生夜宿神廟神留飲坐辭以素性不飲神命吏取生文簿驗之果

無酒腸取朱筆於簿所圖形像爲書酒腸
一條命第飲此生在席飲至一壺不醉後
遂能飲乃知酒量實天所定不可強也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宋藝祖善後
以佐命功情好尤密性不能飲每會燕太
祖舉盃祝以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
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

弟試飲之番琦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宴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矣

曾陳侁善飲

永樂朝有杏使善飲舉朝無能勝者或言曾學士棨成祖遂召與飲竟日杏使已醉而棨穆然無酒容成祖聞之曰只這酒量亦堪作我朝狀元七修載寧波陳樕宗性善飲一日召宴預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

乾雖楮瓜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令內侍隨其後以觀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又孝宗朝藍州筦武人輸粟入京師時西陵侯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初冬漸臨方熱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復罄一缸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

人爲物精

人有爲物之精者妲巳雉精郭璞鼠精杜元凱李公垂蔡君謨陳升之米元章皆此精至升之產時母於臥具下得大蜺一條爲兕異集異記載隋煬帝爲鼠精扗夢瑣言載歸尚書登爲龜精浴時人見巨龜沫水又載鄭愿爲猪精千秋金鑑録載安祿山吞壁志載岳武穆皆猪精葉法善謂張

畢老爲蝙蝠精宋稗類鈔載盛此爲鯉魚精又載楊戩爲蝦蟇精聞見卮言載嘉靖中内臣王升亦蝦蟇精金鑑錄又載史思明爲鶵鳥精楊貴妃爲白鸚精指爪純赤宋高僧傳載李克用黑龍精孫公談圃載鄭獬亦龍精雜記載朱全忠青鄉白額虎精韓世忠亦虎精王建白兎精吳越備史錢武肅王蜥蜴精湖州牧高澹夜叉精

皐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皐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皐比而犯註皐比虎皮也宋名臣言行錄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恭以虎皮爲講席也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晦翁贊之曰勇撤皐比一變至道按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則

以皁比爲講席唐世已然矣比擬脂切

胡頷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頷之譏李善註卽胡不遄死之義尚書傳胡何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顏之厚北史論茂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杜少陵詩胡顏入筐篚黃滔景陽井賦誡乘駁於攀素纓以胡顏

章禮冒籍

稽山章禮始爲諸生後棄之走燕得入試主司甫閱卷有巨鼈鼓甲而前世廟異之遂寘第一衆以章冒籍交攻之事聞世廟問璿何謂冒籍璿對曰各省士子以順天籍獲雋者名爲冒世廟曰普天下都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是年試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世廟閱章卷喜謂主司曰此舍何

以宜冠多士對曰各卷但言五人之賢惟此卷先發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歸于治深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薦世廟大喜冒禁縲擭

太子廟

眞珠船截陜西會城糖房街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賞贈巡爲通眞三太子者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且人

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延閒元末擢進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意者因衛中太子字遂訛有兹稱

斷田歸岳

翰山日記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省視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爾其家不

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于岳務畀于火合邑稱快

人鳥同情

世道靑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亦多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人皆閉户鳥亦投林乖戾之感至於如此故君子處世當以太和元氣爲主不可過於嚴刻也

螢火

或問汪上郡先生螢何以能明答曰此火之類也夫能明於天地間者日與火而已日明于晝火明于夜日與火之外其自爲光而能明者惟螢其他皆假光於日者也月假光于日故有盈虧星假光于日故不晝見諸如物類若鏡若水亦假光于日者故置之暗室而不能自見而螢獨不然以

是知爲火之類也葢火生於木先王鑽燧以取之革亦木之屬也其質微不能勝鑽而有火之性當其腐也質盡而火性則存故化而爲螢也以其爲火之類故亦明乎夜乎人今夫天地之有日與火也人身亦然有君火焉有相火焉君火旺於晝相火旺于夜理亦如是耳

白鳥

雲南謂蚊爲白鳥環湖多蚊而寶珠寺獨無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無白鳥蓋謂荆州李姥浦絕無蚊也吾蘇沙盆潭亦無蚊揚州廣陵驛對岸一店屋三間絕無蚊而屋外天井不勝其多祝理美青浦昌泮宮前亦無蚊○李肇國史補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於叢葦間天都載江東有蚊母鳥生池澤蘆中形類鵁鶄而大黃白

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楊升菴集云滇南有蚊母鳥即鷏鳥吐蚊特多因作逐鷏文此禽化也宋景濂集云江南有子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變爲蚊此虫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茂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爲盧橘熟則皮綻蚊出實空桐下所然江南有蚊樹類枇杷皮裂蚊從中出此草木化也

天眼地皮

洪武中福建按察陶鑄字厓仲清介自律時布政薛大方貪暴自肆厓仲劾之大方詞連厓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厓仲還官閩人語曰厓仲再來天有眼大方不去地無皮成弘間黄州知府盧濬字希哲守巳愛民得罪上司去職曹濂繼之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幹全時有盧濬不來天

沒眼曹濂董到地無皮之謠吾蘇祖將軍回旗韓撫久任有收前句者云祖將撤回天有眼韓都久任地無皮則天眼地皮之對古今已三見矣然吾蘇當南北衝要大兵往來日無寧宇韓公在任過往兵丁不至騷擾即祖將在蘇三年兵亦不敢放恣至撤回日人民憂懼而兩三日間安然啟行不可謂非韓公之力也

周白地馬踏稀

正統初周文襄忱初撫南畿美化未孚歲遣不登人譏之曰周白地文襄聞之笑曰今年叫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羨價止一二錢一担廣[illegible]庚戌馬公䄄巡撫吳地諸事休息人蒙其福但七年之間五遭水旱虫災人以馬踏稀譏之丙辰六月廿三日卒于任今廟祀之

蚌生眼

戒菴漫筆載正統中江西童謠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後城中小兒以蚌殼磨穿貫猪爲戲雖官府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亂又濠舉逆日霹靂大震蒼蝇無數集其頭上行至江中見風不利欲回舟問此何地舟人對曰黃石磯濠聽之以音協王失機怒斬舟人未幾即被擒

麪肉酒樹

麪樹則南中桄榔也桄榔樹大者出麪百斛又交趾望縣樔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似麪可作餅又蜀志莎木峰頭生葉出麪一樹可得石許今蕨草亦有粉可作餅餌肉樹出五臺山其形如桃質如玉煮一滾壓去水食之味如猪肉又端溪亦有肉樹酒樹則柳也柳似酒味甘而薄枸樓國仙

漿亦取之樹腹中又青田核以水貯之少頃成酒乃眞酒樹也

盤石異影

獅山掌錄元和中內庫一盤四周物象逐時變更如辰時花草間皆龍戲巳則爲蛇午則成馬滚者立者盡態極姸他物亦然號十二時盤天都載祁門謝方伯堂得一石子時則中現鼠形歷十二時變現不爽

男子乳生湩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湩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絕後山談叢壽之善鄉吏乖乳流湩如乳婦

顧姑冠

蒙古備錄凡諸臣正室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十許飾以紅青錦繡或珠玉草木子云元朝后妃及大臣之妻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輟耕錄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剌帶罟罟娘子十五人聶碧窓胡婦詩有爭捲珠簾看固姑句乙詩觀顧姑姑姑罟罟固姑蓋其音無定字實一物也

虎變美婦

潞安誌載峄縣崔韜之任祥符道過褫亭夜宿孤館見一虎入門韜潜避梁上虎脫皮變美婦即枕皮睡韜下取皮投井中婦醒失皮向韜索之韜佯不知也因納為妻抵任生二子一女及官滿復過褫亭談及往事婦問皮安在韜從井中取出婦披之復成虎咆哮而去錢唐瞿祐有詩云旅館

相逢不偶然人間自有惡姻緣書生耽色何輕命四載真成抱虎眠

人形參

隋時上黨某宅後夜有呼聲索之不見去家一里許得人參一株根如人形掘之其聲遂絕或以爲瑞或爲草妖要食憲應麟曰春秋運斗樞搖光散爲人參圖經云參如人形陽道皆具能作兒啼則有形有聲亦

參之常不可為妖亦不得為瑞故老言得參如人形者食之頃刻飛昇但不易得耳

五曲江

枚乘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陝西會城東南有曲江乃司馬相如賦所謂臨曲江之隑州者也廣東韶州府城北亦有曲江因以名縣唐張九齡為縣人故稱張曲江又汀西豐城縣東北十里雲南臨安府

東北九十里亦皆有曲江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考逵楊升菴云古註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註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專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駢膘千萬雙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註也古註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口戲

俞君宣先生琰編挑燈集異載萬曆乙卯夏于京師與客夜坐僕子呼一口戲者至頃之忽聞壁後鼓樂喧奏俄而微聞犬吠聲由遠漸近須更衆犬爭食廚人呼叱之狀又頃則雞鳴聲漸曰曉雞亂唱主人開籠宛然母雞呼子雌雄相引已而忽鵝鴨驚鳴與雞聲鬧和恍如從蔡州城下過也

顛之又聞三四月小兒啼聲父呼其母令乳之兒復含乳而啼已而咂咂作吸乳聲聞者無不絕倒○予師周德新先生善於屏後演操自撫軍初下教場放砲至比試武藝殺倭獻俘放砲起身各人聲音無不酷肖近陸瑞白亦能口戲善作釘碗聲及群猪奪食又善作僧道水陸道場鐃聲大鐃小鐃雜以螺鼓無不合節聽者忘倦

蟲戲

尙書故實載有術者以二刺蝟對打旣合節奏又中章程輟耕錄載杭州有弄百禽者畜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最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最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竪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術者畜蝦蟆九

板先置小椅桌於席中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乃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王兆雲湖海搜奇載京師教坊有以赤黑蟻子列陣能合鼓進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乃知鳥銜牌豈爲龜筭命鼠跳圈猴做戲又不足異也

剎

剎韻會以爲佛寺貞珠船引王僧孺頭陀寺碑列剎相望李周翰註列剎佛塔也又崇基表剎劉良註剎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劉孝儀汗篳剎下銘惟茲寶塔妙跡可傳又云直如神剎耿介凌烟梁簡文帝答同泰寺立剎啟寶塔天飛宋

之門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刹爲佛塔無疑說文解爲柱釋氏要覽刹梵云刹瑟吒云竿即幡柱也沙門得道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腋氣

洪芻香譜金磾香洞冥記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則知今謂腋氣爲狐臭狐當作胡故千金方論云

有天生胡臭有爲人所棄臭者教坊記范
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
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慍羝腋氣也奇効
良方治腋氣用蒸餅一枚劈作兩片糝蜜
陀僧細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
候冷棄之如一腋止用一半真珠船云葉
元方平生苦此疾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絕
根錄之以傳願天下人絕此病根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註雍去聲齊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欷歔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城西面三門北曰雍門是齊秦皆有雍門又爲人姓今讀雍字爲邕聲非也

狗脚猪腸

洪容齋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脚爭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按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狗脚朕可對猪腸見侯景罵韓軌敢猪腸見

銅雀臺瓦

銅雀硯曹操臺瓦楊升菴云銅雀臺瓦不

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米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銘可證余得一瓦硯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北魏孝靜帝年號也

諸于繡镼

後漢書光武紀更始諸將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註諸于大掖衣也繡镼半臂也镼讀漢書作襹與物 楊升菴云酉陽雜俎盆俠

類有單練鬖之說練鬖與纚縰同一類也
驪凝卆臂羽衣故字从影漢書作驪西陽
雜俎作鬖屣爲有繁省也

中帬厠牏

漢書石奮傳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洒蘇林
云牏音投晉灼云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
牏顏師古云中帬若今中衣厠牏若今汗
衫也胡承之按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

孟康云廁行清腧中受糞函者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且評廁腧字義必非衣服類青箱雜記亦以腧爲溷

祭賽

晉書庾亮病大困戴洋曰昔蘇峻時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牟至今未償故爲此鬼所苦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因知今人許賽猪牟其來久矣

秀才襴衫

明初秀才襴衫前後用飛魚補顧有叁絹用青色止一圍門斗隨之後因秀才醉臥道傍高皇見之大怒曰此命服也汚瀆如此令以後秀才居常出入不用襴衫止許常服

秀才儒巾

秀才儒巾高皇欲製一雅式者爲今屢進

其式俱不當意遂擲之地跌瘸馬皇后曰
如此正好高皇因依此樣頒天下居常則
戴方巾名四方平定巾嘉靖初作青羅巾
稱程子玉臺巾制柔悅作詩云一幅青羅
四褶成無因長冒玉臺名若從白七章中
過只少三根孔雀翎巷皂隸帽插孔雀尾
故云明季復冠濫觴方巾甚高人口號曰
頭頂一個書櫥手帶一串念珠擡擺一部

四書目內只說天如天如張溥號

三孟三白

吾郡先達顧庸叟先生宗孟姚現聞先生希孟文湛持先生震孟皆以文章節義砥礪一時又范長白先生允臨陳古白先生元素及雲間董思白先生其昌皆工臨池藝著名於世崇禎中諸先生相繼死亡惟范長白先生獨存時爲對曰顧宗孟姚希

孟文震孟三孟俱亡莫非命也蕭思白陳古白范長白一白雖存亦白殆哉

題詩寬比

蘭谿簿某以拖欠錢糧為縣令所拘繫夜不能寐題詩獄壁曰靜數譙樓鼓一二三四五惟有獄中人聲聲聽得苦後為縣令所見問而知章所題且知其為文懿公之後即日破械出之寬其追比

花蕊夫人

諸書所載花蕊夫人有三一爲蜀王建妾建納徐耕二女長爲翊聖淑妃次爲順聖賢妃淑妃號花蕊夫人賢妃生衍二徐皆能詩在衍時坐游燕淫亂亡國莊宗平蜀二徐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及孟氏有蜀傳至昶則又有花蕊夫人作宮詞者輟耕錄云夫人徐匡璋女昶拜貴妃或以爲費氏

則誤矣詩人王屑等書俱云姓費蜀之青城人以才色事昶號花蘂夫人宋下西蜀而夫人隨昶歸中國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調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遂止半闋後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昶至宋召夫人入宮而昶遂死

太祖以蜀亡問夫人荅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寵愛之夫人心嘗憶昶因自畫昶像以祀太祖見詰詭稱張仙後輸織室以罪賜死鐵圍山叢談云夫人入宮昌陵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

满擲走獸忽回射夫人而死一、爲南唐李煜之妃閩人三某女煜降來妃入宮太祖嬖之號爲小花蕊一日遊苑中使奉晉王酒晉王故不飲曰必得夫人手摘一花來乃飲太祖命之南至樹下晉王從後射殺之太祖歡飲如故菽園雜記云小花蕊南唐宮人墓在閩之崇安但既入宋死後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贋或訛傳耳

妓女慧口

吳妓張好兒姚麗貞慧一日入挾少之遊客杜君者見郎誚曰他老便老也是箇小娘杜本無籍借大璫隊籍入貲爲吏目張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箇老爺衆皆鼓掌○錢牧齋初娶柳如是謂之曰吾愛你烏箇頭髮白箇肉柳如是曰吾亦愛你牧齋曰愛吾什麽柳如是曰吾愛你白箇頭髮黑

箇肉衆爲之絶倒

妬婦戒

明東衛劉指揮疾卒無子其妻陳請乞照例給養高皇問曰汝夫死年幾何曰五十又問有妾否對曰無高皇怒曰汝夫以百戰得官欲以富貴貽後人年至五十尚不背娶妾非由汝妬而何朕本欲斬汝念汝夫之功勞着光祿寺給漆桃木杖日令乞丐

於功臣之家以爲妬婦之戒又禁林學山載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高皇賜侍女開平悅其手妻即斷之開平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怡高皇詰之再三始具對高皇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拏開平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臠賜群臣題曰悍婦之肉開平大驚歸怖侘累日更賜美女數人此事比前更快

永嘉虎

異識資諧永嘉山下有虎逐人其人登大樹而虎守其下忽張文忠母腹懷文忠自母家歸天微雨趨坐虎脊上後取履在虎皮上擦泥樹上人見之膽落已而人羣至虎去其人始下追問張母何由坐虎脊張母曰巨石也次日屬人家樹下何巨石之有已而生文忠後相世廟

指環篇

永春潘英奴美如仙姝父母擇配未諧同安苗德純販苧主潘家生美姿容已娶二年嫌妻貌醜詐言未配英奴窺之時露半面或全身一日摺紙方寸外包沖紙指飯中苗得之開視有詩曰天生一對兩嫣然司馬文君宿世緣欲遣中書傳好信幾回未易到君邊是夜潛至臥邸告以宜遂琴

琵琶魂飛神蕩以求歡合英奴堅拒曰聘幣未將不可苟就以金指環與生囑曰幸勿爽約憑此爲信禮拜而退苗選出妻欲聘英奴無媒妁未果遷延半載𠫭命發市鳳陽時泗縣鄧茂七擾亂苗四載不得歸景泰三年道路始通苗歸抵潘家英奴已嫁林氏矣苗以貲繇爲由訪宿林家英奴潛書嬲甚笑貽生芸欲待鴛幃春枕衾誰知

薄倖苦相侵移花郑向他人主狂蝶無情

莫再寄君負信妾傷心魚沉雁杳悄無音

如今追憶前時話剩得潸然淚滿襟苗見

之鬱鬱而歸及再娶姚氏容貌更不如前

婁想念益深友人爲作指環篇以識之曰

金指環金指環看汝徒辛酸猶記相攜處

羅幃結同歡態濃語巧美無極末行雲雨

情先寄好懷豁然開舊地迢親覓撩人嬌

思撥不平一團和氣迴春晴廣寒嫦娥初會遇又如君瑞見鶯鶯自別佳人氷雪面寤思緜想深相戀千山萬水阻塵紛歸鴻難托張生怨指環本黃金解贈注意深安知物理多遷變似此堅圓能偕必因叙指環事勸人夫與婦赤繩繫足親何必輕拋負苗生本期得芳妍豈知再娶不如前我聞在德不在色請君讀此指環篇